

上册

一九三七年，《飘》获得了普利策奖。三年后被改编成电影，片名为《乱世佳人》，也成为了美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第一章

斯佳丽·奥哈拉并不漂亮，但是男人们一旦被她的魅力吸引住就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就像塔尔顿孪生兄弟一样。她脸上鲜明地融合了她母亲那沿海地区法国贵族后裔的优雅和她父亲那种皮肤红润的爱尔兰人的粗犷。那是一张十分迷人的脸，尖尖的下巴，方方的牙床。她的眼睛是纯粹的绿色，没有一点儿褐色，眼眶的黑睫毛在眼角处微微上翘。在眼睛上面，浓黑的眉毛向上延伸，在她木兰花一样洁白的皮肤上划出两条令人吃惊的斜线——那样的皮肤是南方妇女非常引以为傲并用帽子、面纱、手套加以特别保护的，以抵抗佐治亚州的灼热阳光。

1861年4月一个明媚的下午，她和斯图兰特、布伦特坐在她父亲的塔拉庄园凉爽的走廊里，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图画。她穿着带花边的绿色新裙子，裙摆展开成波浪形，与她脚上所穿的绿色平跟鞋正好相配，那是她父亲最近从亚特兰大为她买来的。裙子紧紧箍住她十七英寸的小腰，这是方圆几个郡里最细的腰围。紧身的马甲衬托出她十六岁已发育成熟的胸脯。除了所有这些显示仪态万方的伸开的裙子、整齐地盘成一个髻的头发以及交叠在膝盖上的白皙安静的小手，她真正的自我很难被掩盖住。

绿色的眼睛在故作天真的脸上显得生动、野性、充满活力，与她端庄的仪态形成鲜明对比。她的礼貌是在母亲的教诲和嬷嬷严厉的管束下被迫形成的，而她的眼睛是自己的。

在她两边，这对孪生兄弟懒散地靠在椅子上，眯眼看着从明亮的高窗射进的阳光。当他们谈笑时，他们那穿着及膝长靴的肌肉结实的腿潇洒地互相交叉着。十九岁，六尺二寸的身高，长长的骨骼和结实的肌肉，被太阳晒黑的脸和深红色的头发，眼神温和而傲慢，身体被包裹在相同的蓝上衣和芥末色裤子里，这使他们看起来活像两株难分彼此的棉桃。

在室外，夕阳斜照着院落，给那在嫩绿的背景下开满簇簇白花的山茱萸树蒙上一层明亮的光辉。孪生兄弟的马在马车道上拴着，这两只庞大的动物和它们的

主人一样有着红色的毛发。一群精瘦、不安的猎狗围绕着马腿吠叫，无论斯图兰特和布伦特走到哪儿，它们都跟着。不远处，躺着一条黑色花纹的随车狗，跟贵族似的，鼻子凑在前爪上，耐心地等待两个男孩回家吃晚饭。

在狗、马和这对兄弟俩之间有一种亲属似的关系，深于他们长久的伙伴交情。猎犬与马儿都很健康，无忧无虑，优雅得体，士气高涨。两个男孩也像他们骑的马一样精力充沛而且非常顽皮，但是，谁要是弄清这对孪生兄弟的脾气，就知道如何驾驭他们。

虽然诞生于舒适的种植园，生下来就被从头到脚服侍着，走廊里这三个人的脸既不懒散也不柔弱。他们有着终生在户外度过且很少用书本上枯燥的东西来伤脑筋的乡村人的强壮和机敏。佐治亚州北部克莱顿郡的生活还是新鲜的，根据奥古斯塔、萨凡纳和查尔斯顿的标准，是有点儿粗野。比较保守和传统的南方人很看不起佐治亚州人，但是在这儿，在佐治亚北部，缺乏良好的学校教育并不值得羞愧，一个男子只要在几件重要的事情上比较精通就足够了，像种植出优质棉花，骑术高明，射击准确，舞姿优美，陪伴女士殷勤潇洒，喝酒时仍能保持绅士风度，这些都是重要的事情。

孪生兄弟在上述各方面出类拔萃，就像他们对书本里的知识总是一窍不通一样。他们家比郡里其他人家有更多的钱，更多的马，更多的奴隶，但是兄弟俩的语法知识甚至比不上他们贫困的邻居们。

正是由于这个特殊原因，斯图兰特和布伦特才能在这个四月的下午闲坐在塔拉的走廊上。他们刚刚被佐治亚大学开除，这是两年来把他们踢出校门的第四所大学。他们的哥哥，汤姆和博伊德，也同他们一起回了家，因为他们拒绝待在一个不欢迎孪生兄弟的学校。斯图兰特和布伦特把他们最后的开除当作一个玩笑，而斯佳丽，自从一年前离开费耶特维尔女子学院以来再也不愿打开书看一眼。因此，也觉得这件事像他们被开除一样有趣。

“我知道你俩一点也不在乎被开除，汤姆也是一样，”她说，“而博伊德呢？他喜欢接受教育，都是你俩把他从弗吉尼亚大学，亚拉巴马大学和南卡罗来纳大学拉了出来，现在又是佐治亚大学。以这样的速度，他永远也不能完成学业。”

“哦，他可以在费耶特维尔帕马利法官的事务所修读完法学教程，”布伦特毫不在乎地回答，“何况，那并不重要。反正我们必须在学期结束之前回家。”

“为什么？”

“因为战争，傻瓜！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难道你认为我们有谁能在战乱中还待在大学读书？”

“你知道根本不会有什么战争。”斯佳丽生气地说，“那只是说说而已。阿希礼·威尔克斯和他父亲上星期才告诉爸爸说我们驻华盛顿的特派员就要与林肯先生就奴隶制问题达成——一项——一项——友好协议。而且，那些北方佬非常害怕跟我们打仗。根本不会有战争，我已经听厌了这些话。”

“根本不会有战争！”兄弟俩愤怒地叫嚷道，仿佛被人欺骗了似的。

“为什么，亲爱的，战争当然会爆发，”斯图兰特说，“北方佬也许害怕我们，但是自从前天博勒加德将军用大炮将他们轰出了萨姆特要塞以后，他们就必须迎战或者在全世界面前丢人现眼。说到南部邦联——”

斯佳丽撅着嘴，一副极不耐烦的表情。

“假若你再说一次‘战争’，我就回到屋里并且关上门。在我的生命里，我讨厌‘战争’这两个字眼胜过其他任何词，但‘脱离联盟’除外。爸爸从早到晚谈论战争，所有来拜访他的绅士也都在高声嚷嚷萨姆特要塞、州权以及亚伯拉罕·林肯，我简直厌烦得想要尖叫！而且那也是所有男孩子所热衷的话题：战争和军队！今年春天的任何宴会都不会有乐趣，因为男人除了战争说不出别的。我非常高兴佐治亚州直到圣诞节过后才独立，否则它将影响圣诞宴席。你们再说‘战争’，我就进屋去。”

她说这话是认真的，因为她从来不能长期忍受谈论一个她不擅长的话题。但是她说话时微笑着，故意加深她的酒窝儿，并忽闪着她的黑睫毛，像蝴蝶扇动翅膀一样。就像她所预料的那样，兄弟俩服了，他们立即为触怒她而道歉。他们并不因为她对战争缺乏兴趣而小瞧她。事实上，他们越发看重她，战争是男人的事，与女人无关，他们把她的态度当成是她富于女性气质的证据。

使他们抛开战争这个乏味的话题后，她兴致盎然地回到原来的题目上。

“对于你们再次被开除，你们的母亲有什么看法？”

兄弟俩回想起三个月前他们被迫从弗吉尼亚大学返回家时母亲的态度，就露出了难为情的神色。

“好了，”斯图兰特说，“她还没机会说什么呢。今天早上她起床前我们和汤姆就早早离开了家。我们到这儿来的时候，汤姆去了芳汀家。”

“难道昨天晚上你们回家时她什么也没说吗？”

“我们昨晚运气真好。我们到家时，妈妈上个月在肯塔基买的马刚刚运到，家里一片混乱。这个庞然大物——它是一匹高头大马，斯佳丽——你必须告诉你父亲立刻去看它——在到这儿来的路上它已经啃掉了马夫一块肉，而且还将妈妈派去琼斯博罗接火车的两个黑奴踩伤了。就在我们到家之前，它差点儿踢倒马

厩，几乎把妈妈的老马草莓踢死。我们到家时，妈妈正在马厩里用一袋糖哄这四匹马，居然把它驯得服服帖帖。黑奴们躲得远远的，睁大眼睛，都吓坏了，但是妈妈同那匹马谈着话好像它是家里人一样，它舔着妈妈的手掌。没有人会像妈妈那样会和马儿相处。当她看见我们时她说：‘上帝啊！你们四个还待在家里干什么？你们简直比埃及的瘟神更糟糕！’这时马开始喷鼻息蹬后腿，于是她说：‘出去！难道你们看不出宝贝马受惊了吗？我明天早上再收拾你们四个。’于是我们就上床睡觉了，今天早上我们在她抓住之前就逃走了，留下博伊德去对付她。”

“你们猜她会不会打博伊德一顿？”斯佳丽像那里的其他人一样，永远不习惯矮小的塔尔顿太太惩罚已成年的儿子的方式，如果情形允许，她甚至可以用马鞭抽他们的脊背。

贝特丽丝·塔尔顿是个忙碌的女人，她不仅拥有一个大棉花种植园，一百个黑奴，八个孩子，而且还拥有全州最大的养马场。她脾气火爆，动辄就因为这四个爱惹是生非的儿子而烦恼不堪。虽然不允许任何人抽打奴隶和马，但她认为时不时地鞭打儿子们并不会造成伤害。

“她当然不会打博伊德。她永远不会狠揍博伊德，因为他是老大，另外他个子矮小。”斯图兰特说，很为自己六尺二寸的身高骄傲。“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他留在家里向她解释的原因。上帝啊，妈妈真该停止打骂我们了！我们十九岁了，汤姆已经二十一了，她好像还把我们看作六岁的孩子。”

“明天你母亲会不会骑着新马去威尔克斯家参加野宴？”“她是这么想的，但爸爸说那匹马太危险。而且，女孩子们无论如何不会让她那么做的。她们说她们将让她以贵妇人的样子至少参加一次宴会，坐在马车上。”“我希望明天不会下雨。”斯佳丽说，“一个星期以来几乎每天都在下雨。最糟的事情莫过于将一次烤肉野宴改为室内聚餐。”

“哦，明天肯定天气晴朗，热得就像六月份一样，”斯图兰特说，“看看今天的夕阳，我从来没见过比它更红的。你们可以根据夕阳判断天气。”

他们的视野穿过杰拉尔德·奥哈拉家新翻耕过的一望无际的棉花田，投向火红的天际。这时，太阳像一团火似的在弗林特河对岸的山后翻腾下降，四月白昼的温暖渐渐被一阵清爽的凉意代替。

那年春天来得很早，几场温暖的春雨之后，骤然间，一簇簇粉红的桃花开满枝头，白色的山茱萸星星点点，散落在暗淡的河流和远方的群山中。春耕已接近尾声，夕阳血红的霞光把佐治亚州新开垦的红土渲染得更红了。湿润饥饿的土地，等待着棉花种子，一道道犁沟的沙土顶端泛起浅红色，沿着深沟两旁，阴影

投射出猩红、橙红和茶褐三种色彩。刷成白色的农场砖屋好像位于红色海洋中的小岛，仿佛波涛起伏的海洋，在粉红的波峰裂为碎浪的那一瞬突然凝固。这儿没有长长的、直直的犁沟，就像在佐治亚州中部平原地带能够见到的黄色土地或在沿海地区种植园常见的肥沃黑土地那样。佐治亚州北部逶迤的丘陵地带被犁耕成无数条曲线，目的是为了防止富饶的泥土被冲入河床。

这是一片原始的红土地，雨后呈血红色，干旱时呈砖屑一样的颜色，是世界上最好的棉花产地。这是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土地，有白色的房子，平整的耕地和缓缓流动的黄色的河流，但这也是一片反差极大的土地，有明亮的阳光和幽暗的阴影。清理过的种植场和连绵的棉花田，对着温暖的太阳微笑，平和而满足。在田地四周生长着原始森林，这里即使在酷热的晌午仍然幽暗而阴凉，神秘得带点不祥之兆，沙沙作响的松林好像已耐心地等待了数百年，用温软的声音威胁道：“当心！当心！我们曾经拥有你。我们可以再次将你夺回来。”

走廊上三个人的耳朵中传来马蹄声、鞍轡上的丁零声和黑奴刺耳的毫无顾忌的笑声。这说明在田里干活的人们和骡子返回了。从房子里传出了斯佳丽的母亲——艾伦·奥哈拉温柔的声音，她在呼唤挎着她的钥匙篮的黑人小姑娘。一个童稚的声音高声回答：“是，太太。”脚步声从后面的过道走向厨房，艾伦将在那儿给干活归来的黑人分发食物。瓷器的撞击声和银器的叮当声是塔拉的膳食总管波克安置餐桌发出的。听到这些声音，兄弟俩意识到该回家了，但是他们害怕面对母亲，于是就赖在塔拉的走廊上，殷切期待斯佳丽会邀请他们共进晚餐。

“看吧，斯佳丽。到了明天，”布伦特说，“仅仅因为我们走开或者不知道烤肉宴这回事，我们没有理由不在明天晚上尽情狂舞。你还没有答应他们吧，对不对？”

“是的，我答应了！我怎么能知道你们会在家？我当然不能为了等你们二位而冒险做壁花。”

“你做壁花！”兄弟俩放声大笑。

“亲爱的。你必须跟我跳第一曲华尔兹，跟斯图跳最后一曲，而且你必须和我们共进晚餐。我们将像上一次那样坐在楼梯平台上，让金西嬷嬷再给我们算一次命。”

“我不喜欢金西嬷嬷算命。你们知道她说我将会嫁给一个长着黑头发、黑长胡子的绅士，但是我不喜欢黑头发的男人。”

“你喜欢我们这样的红头发，对吗，亲爱的？”布伦特咧嘴笑道，“现在，先答应与我们共享所有的华尔兹和晚饭吧。”

“如果你答应了，我们将告诉你一个秘密。”斯图兰特道。

“什么秘密？”斯佳丽叫道，她对这句话像孩子一样反应敏锐。

“斯图，不是我们昨天在亚特兰大听到的吗？你知道，我们答应过不说出去的。”

“是的，是贝蒂小姐告诉我们的。”

“谁？”

“你知道，就是阿希礼·威尔克斯家住在亚特兰大的表亲，贝蒂帕特·哈密尔顿小姐——查尔斯·哈密尔顿和梅兰妮·哈密尔顿的姑妈。”

“是的，我认识她，她是我今生所遇到的最愚蠢的老妇人。”

“昨天我们在亚特兰大等待回家的火车时，她的马车刚好经过车站，她停下来和我们打招呼，她告诉我们，明天晚上在威尔克斯家的舞会上将宣布一个订婚的消息。”

“哦，我知道。”斯佳丽失望地说，“她那个愚蠢的侄子，查尔斯·哈密尔顿和霍妮·威尔克斯。几年来每个人都相信他们早晚会结婚，尽管他好像对此事并不热心。”

“你认为他傻吗？”布伦特问，“去年圣诞节，你的确让他围着你团团转。”

“他要纠缠我，我也没办法，”斯佳丽毫不在意地耸耸肩，“我认为他这人过于娘娘腔。”

“但是，将宣布的并不是他的订婚消息，”斯图兰特得意地说，“而是阿希礼和查尔斯的妹妹，梅兰妮小姐的！”

斯佳丽的脸还未变而嘴唇却变得苍白——就像一个人没有任何准备就受到一个沉痛打击，或者说，她像一个在受到震惊的最初几秒内，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的人。她盯着斯图兰特，脸上的表情凝固了，而他呢，不加分析，想当然地认为她是太吃惊，感到太有趣了才这样的。

“贝蒂小姐还说，她们本不打算在明年以前宣布这个决定，因为梅兰妮小姐身体一向不太好，但是，到处都在谈论战争，两家人都觉得最好尽快结婚。因此，它将于明天晚上晚餐休息时间被宣布。现在，斯佳丽，我们已经告诉你这个秘密，所以你必须答应与我们共进晚餐。”

“当然，我会的。”斯佳丽机械地说。

“还有所有的华尔兹？”

“是的。”

“你真是太好了！我敢打赌，其他男孩子肯定会愤怒得发疯。”

“让他们发疯好了，”布伦特说，“我们俩可以对付他们。哦，斯佳丽，在明早的烤肉宴上跟我们坐在一起。”

“什么？”

斯图兰特重复了他的请求。

“当然。”

兄弟俩兴高采烈地看着对方，心里有一丝诧异。虽然他们自认为是斯佳丽的追求者中最受欢迎的，但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如此轻易地得到这样的恩宠。她总是搪塞他们，让他们哀求、申辩，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他们生气时她就笑，他们发怒时她就变得冷漠。现在她实际上答应了他们明天的所有节目——在烤肉宴上坐在他们身边，所有的华尔兹（他们知道所有的舞曲都是华尔兹！）还有晚餐中间的休息时间。他们被大学开除真是太值得了。

心中充满了成功带来的喜悦，他们仍然逗留在那儿，谈论着烤肉宴、舞会、阿希礼·威尔克斯和梅兰妮·哈密尔顿，打断对方的话，开玩笑，互相嘲笑，明显暗示着等待被邀请留下来吃饭。又过了一会儿，他们意识到斯佳丽并没有开口的意思。气氛有点儿变化。兄弟俩并不明白，这个下午的欢快已经烟消云散了，斯佳丽好像并不在意他们说些什么，尽管她回答得很得体。感觉到一些他们难以理解的东西，觉得无趣，兄弟俩踌躇了一会儿，不情愿地站起来，看了看表。

夕阳在新耕地的对面下沉，河流对岸高高的树林抛下隐隐约约的暗影。燕子迅速地掠过院落，鸡鸭和火鸡或者扭来扭去，或者摇摇摆摆，或者昂首阔步从田里归来。

斯图兰特喊了一声：“詹姆斯！”很快，一个高大的黑人男孩气喘吁吁地从屋角里闪出来，跑向拴着的马匹。詹姆斯是他们的贴身奴隶，像那群狗一样，处处伴随着他们。他曾经是他们童年时的伙伴，在兄弟俩十岁生日时被赐给了他们。看到他，塔尔顿家的猎狗从红土地上跳起来，站好等待主人。兄弟俩点点头，同斯佳丽握手并告诉她，他们明晨将会早早到达威尔克斯家等着她。然后，他们迅即跑下小径，跨上马匹，詹姆斯跟在后边，沿着松树夹道飞奔而去，他们一边挥舞着帽子，一边回过头朝她喊叫。

当他们拐过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看不到塔拉时，布伦特在山茱萸丛下停住马。斯图兰特也停了下来，黑人男孩在他们后边保持一定的距离。马儿感到缰绳松了，就伸长脖子去啃柔软的春草，耐心的猎犬重新在软软的红土地上躺下，羡慕地看着燕子在暮色中盘旋。布伦特那坦率的宽脸上露出困惑不解的神色，还有一种微微的愤怒。

“嗨，”他说，“依你看，她有没有留我们吃晚饭的意思？”

“我原以为她会，”斯图兰特回答，“我等着她那样做，可她没有。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我什么也不知道。不过，照我的看法，她应该留我们吃饭。毕竟，这是我们回家的第一天，她已经很长时间没和我们见面了。我们有许多新鲜事要说给她听。”

“我觉得我们来时她好像很乐意看到我们。”

“我也这么认为。”

“大约半个小时前，她突然安静下来，好像她头痛似的。”

“我注意到了，但是当时并没在意。你猜是什么惹恼了她？”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说了什么冒犯她的话？”

他们想了一会儿。

“我想不出有什么冒犯的地方。另外，斯佳丽生气时，每个人都知道。她不会像别的女孩那样控制自己。”

“是的，这正是我喜欢她的地方。她生气时并不冷若冰霜或充满怨恨——而是说出来。但是刚才，是我们说的或做的某些事使她沉默不语并且脸色很难看。我敢保证初见我们时她很高兴，并且本来是打算邀请我们吃饭的。”

“你猜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被开除的缘故？”

“嘿，当然不会！别傻了。我们告诉她被开除时，她像对待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哈哈大笑。何况，斯佳丽并不比我们更加珍视从书本中学来的东西。”

布伦特在马鞍上转过身，喊那个黑人随从。

“吉姆斯！”

“什么事？”

“你听到我们刚才和斯佳丽小姐谈话的内容没有？”

“绝对没有，布伦特少爷。您想想我们黑人怎么能偷听白人谈话呢？”

“偷听，我的上帝！你们黑人什么事情都知道。你为什么要撒谎，我亲眼看见你躲在走廊拐角处，蹲在墙角的茉莉花丛里。那么，你有没有听到我们说了使斯佳丽小姐生气——或者伤她感情的话？”

既然已经被揭穿，吉姆斯便不再伪装出没有偷听谈话的样子，他的黑眉毛紧紧地皱起来。

“少爷，我没有听到您说了什么惹她生气的話。她见到你们时高兴得像小鸟一样，好像一直都思念你们。可是当谈到阿希礼先生和梅兰妮·哈密尔顿小姐的

婚事时，她安静了下来，就像鸟儿看见头顶有老鹰一样。”

兄弟俩面面相觑，点点头，但是并不理解。

“詹姆斯是对的。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斯图兰特说道，“我的天！阿希礼对她来说并不重要，只是一个朋友而已。她并不喜欢他。她喜欢的是我们。”

布伦特点头表示同意。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说，“也许阿希礼还没有告诉她明天晚上将宣布订婚消息，她为阿希礼没有在告诉其他人之前先告诉她这个老朋友而生气。女孩子都很重视首先知道这些事情。”

“对，也许如此，但是他没有告诉她会在明天宣布，那又有什么呢？这可能是一个秘密，一个惊喜，男人有权对自己的婚事保持沉默，不是吗？如果不是梅兰妮小姐的姑妈透露了这个秘密，我们也不会知道。但是斯佳丽应该早就知道他会娶梅兰妮小姐。我们几年前就知道了。威尔克斯和哈密尔顿家族一直都在联姻。人人都知道他总有一天会娶她为妻，就如同霍妮·威尔克斯将嫁给梅兰妮小姐的哥哥查尔斯一样。”

“好了，我放弃了。但我为她不留我们吃饭而难过。我发誓我不想回家听妈妈谈论我们被开除的事。好像这事是第一次发生似的。”

“也许到现在博伊德已经使她平静下来了。你知道那个小家伙是多么油嘴滑舌。你也知道他通常都能使她平静。”

“是的，他可以，但那将花费博伊德的时间。他必须绕着圈子说话，直到妈妈困惑不解，然后妥协，叫他留些话为将来当律师用。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切入正题。我敢跟你打赌妈妈还在为那匹马激动，她甚至不会意识到我们又回到家，直到今晚坐下来吃饭，见到博伊德时为止。晚餐结束之前，她会越想越气，七窍生烟。直到十点左右博伊德终于有机会告诉她，在督学以那样的方式对你我讲过话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继续留在大学都是有失体面的。直到午夜时分他才能使她将愤怒的矛头转向督学，她会问博伊德为什么不一枪打死督学。不，午夜之前我们绝不能回家。”

兄弟俩忧郁地面面相觑。他们一点儿也不害怕野马、射击惹事及邻居的责难，而是只害怕他们红头发母亲不客气的数落以及她毫不犹豫就抽在他们屁股上的马鞭。

“这样吧，”布伦特说，“我们去威尔克斯家。阿希礼和姑娘们会很乐意留我们吃晚饭。”

斯图兰特看起来有点儿不自在。

“不，不能去那儿。他们正在为准备明天的烤肉宴而忙得一塌糊涂，而且——”

“哦，我忘了这一点，”布伦特连忙说。“对，我们不能去那儿。”

他们跨上马，默默地骑了一会儿，斯图兰特棕色的面颊上泛起一丝窘迫。在去年夏天以前，斯图兰特一直都在双方家庭及全郡人的同意下追求英迪亚·威尔克斯。全郡的人都觉得也许冷静而本分的英迪亚·威尔克斯会对他产生一些安静的影响。总之，这是他们热切盼望的。斯图兰特本来可能和她相配，而布伦特并不满意。布伦特也喜欢英迪亚，但他又认为她长相一般又过于温顺，他不可能爱上她，也不愿陪斯图兰特同去。这是兄弟俩第一次产生志趣分歧。布伦特感到气恼的是他弟弟居然看上一个在他眼中并不出色的女孩。

然后，去年夏天在琼斯博罗橡树林中的一个政治演讲会上，他们忽然发现了斯佳丽·奥哈拉。他们早就听说过她，童年时代，她曾是个惹人喜爱的伙伴，她会骑马，也会爬树，并且和他们做得一样出色。但是现在让他们惊讶的是，她已经长成一个妙龄女郎了，并且几乎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姑娘。

他们第一次注意到她的绿眼睛那么灵活，她笑时酒窝儿那么深，她的手脚那么纤巧，而且她拥有一个小细腰。他们聪明的言谈使她发出串串笑声，他们为被她看成是非凡的一对兄弟这样的念头鼓舞着，越发使出浑身解数取悦她。

那天这对兄弟而言是终生难忘的。此后每当他们说起这件事，总是奇怪为什么他们以前从没注意过斯佳丽。他们永远想不出正确的答案，那就是斯佳丽那天下午决心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她简直不能忍受任何男人爱上她之外的任何姑娘。看见英迪亚·威尔克斯和斯图兰特共同参加演讲会，她那好胜的本性就难以忍受。仅仅吸引住斯图兰特还不满意，还得拉上布伦特，这样就把兄弟俩全部吸引了过来。

现在他们都爱上了她，英迪亚·威尔克斯和来自洛夫乔伊的莱蒂·芒罗，布伦特曾经三心二意追求过的两位姑娘，都被抛到了脑后。兄弟俩从没想过如果斯佳丽看中了他们中的一个，另一个该怎么办。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目前，他们非常满意又喜欢上了同一个姑娘，因为俩人之间没有嫉妒。这种情形引起了邻居们的兴趣，也激怒了他们的母亲，她从来就没喜欢过斯佳丽。

“如果那个鬼丫头选中了你们中的一个，那被选中的那个就该倒霉了，”她说，“也许她会接受你们两个，那么你们就得搬到犹他州去，如果摩门教徒会收留你们的话——对这点我很怀疑……我所担心的只是说不准哪一天你们俩会为了那个两面三刀的绿眼睛小妖精打起架来或互相嫉妒，你们会互相射击。不过，那

也许不是一个坏主意。”

从演讲会以后，斯图兰特一看见英迪亚就觉得不舒服。不是因为英迪亚埋怨了他或者表情及姿态显示出她已明白他突然移情别恋了。她是那么温柔贤淑的女子。但是斯图兰特和她在一起感到负疚和不自在。他知道是他使英迪亚爱上了自己，他也知道她仍然爱着他，在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像个绅士。他依然喜欢她，尊敬她安静良好的修养、丰富的知识以及她所拥有的一切优秀品质。但是，令人气恼的是和斯佳丽灵活善变的魅力相比，她显得过于呆板、无趣和一成不变。和英迪亚一起你会知道自己的位置，而与斯佳丽一起，你会迷失自己，这足以使男人意乱情迷。

“那么，我们去凯德·卡尔佛特家吃晚饭。斯佳丽说凯瑟琳从查尔斯顿回来了。也许她会带来一些我们没听说过的关于萨姆特要塞的新闻。”

“别提凯瑟琳了。我敢以二比一的赌注和你打赌，她甚至不知道要塞就设在海港里，更不会知道在我们用大炮将他们轰走之前，那里全是北方佬。她知道的所有东西就是她参加过的舞会和她招来的花花公子。”

“不过，听她喋喋不休也挺有趣。况且我们必须找个地方待着直到妈妈上床睡觉。”

“好，就这样吧！我喜欢凯瑟琳，她很有趣，我也喜欢从她那儿得知卡罗·瑞特和查尔斯特顿其他人的消息。但是要让我和她那北方佬后妈同桌进餐，真是太糟糕了。”

“对她别那么尖刻，斯图兰特，她本意是好的。”

“我没有对她尖刻。我为她感到难过，而且我不喜欢我为之难过的人。她总是爱大惊小怪，努力想做好让你感觉像在家里，可她总是说错话或做错事情。她让我坐立不安！她认为南方人是野蛮人。她甚至对妈妈这么说。她害怕南方人。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去她家，她看起来都像是害怕得要死。她使我联想起一只瘦得皮包骨头的母鸡，蹲在椅子上，眼睛又黑又亮充满恐惧，时刻准备朝弄出动静的人扑棱翅膀，咯咯叫。”

“好了，你不能责怪她。你曾射中了凯德的腿。”

“那是因为我喝醉了，否则我不会那样做的。”斯图兰特说道，“而且凯德从来也没产生过激烈情绪。还有凯瑟琳、瑞福德和卡尔佛特先生也都如此。只有她大吵大闹，还说我是个野蛮人，说正派人在未开化的南方人中间没有安全感。”

“好了，你不能责怪她。她是个北方佬，没有良好的修养，毕竟，你射中了她的继子。”

“算了吧！那不能成为侮辱我的借口！你是妈妈的亲生儿子，但是那次托尼·芳汀射中你的腿时她大做文章了吗？不，她只是派人请来芳汀医生替你包扎了一下，并且问医生是什么影响了托尼的射击成绩。她说她猜是醉酒使他枪法不准。还记得这些话使托尼气得发疯吗？”

两个男孩子放声大笑。

“妈妈真了不起！”布伦特饱含爱意地赞许道，“你总是可以靠她去做正确的事情而且不会让你在别人前丢脸。”

“但是，今天晚上我们回家时，她很可能会在爸爸和女孩子们面前讲一些让我们尴尬的话，”斯图兰特快快不乐地说，“布伦特，我猜这意味着我们去不了欧洲了。你知道妈妈曾说过，假如我们再一次被大学开除，就休想去欧洲旅行。”

“嘿！我们不在乎，对吗？欧洲有什么可看的？我敢打赌那些外国佬不能向我们出示一件佐治亚州见不到的东西。我敢打赌他们的马没有这儿的马跑得快，姑娘也没有这儿的漂亮，而且我清楚地知道他们酿造不出任何一种酒可以和爸爸酿造的大麦威士忌相提并论。”

“阿希礼·威尔克斯说欧洲有许多许多美妙的景色和音乐。阿希礼喜欢欧洲。他经常谈论起那儿。”

“你知道威尔克斯家的人是怎样的。他们喜欢音乐、书本和风景。妈妈说那是因为他们的祖父来自弗吉尼亚。她说弗吉尼亚人对这些事情非常看重。”

“让他们去拥有吧。给我一匹好马骑，一些好酒喝，一个好女孩去谈恋爱，一个坏女孩去取笑玩乐就足够了，谁拥有欧洲都行……我们为什么要在乎失去了这次旅行的机会？试想一下，战争正在进行，我们却在欧洲？我们不能尽快回家。我宁可去打仗也不愿去欧洲。”

“我也是，无论哪一天……嗨，布伦特！我知道可以去哪儿吃晚饭了。我们骑马穿过沼泽地到埃伯·温德家，告诉他我们四个又回来了，正准备去操练。”

“好主意！”布伦特积极响应，“我们将听到关于军队的所有消息，而且还会知道，他们最终决定采用的制服的颜色。”

“如果是阿拉伯式的，我宁死也不会去参军。我觉得穿上那种像口袋一样的红袍子很娘娘腔，在我看来它们就像是女人们穿的红法兰绒衣服。”

“你们是不是打算去温德先生家？要是去的话，你们可能吃不上像样的晚餐。”詹姆斯说，“他们的厨子死了，还没买新的。他们叫了个干农活的黑人做饭，他们家的黑奴告诉我她是全州最差的厨子。”

“天哪！他们为什么不买个新的？”

“穷白佬怎么能买得起黑奴？他们家最多只能雇用四个黑奴。”

吉姆斯的声音中带着明显的轻蔑。他自己的社会地位是有保证的，因为塔尔顿家拥有一百个黑奴，像所有大种植园里的奴隶一样，他看不起奴隶极少的小农场主。

“你再说这样的话我就剥你的皮。”斯图兰特厉声喝道，“不许你把埃伯·温德叫作穷白佬。他确实贫穷，但他不是穷白佬；我绝不容许任何人攻击他，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在这个郡里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要不怎么营队选他做少尉呢？”

“这个我直到现在还没弄明白。”吉姆斯答道，丝毫不为主人的责骂所动，“依我看他们都是从富有的白人里挑选军官，而不是从穷白佬里。”

“他不是穷白佬！难道你的意思是拿他和像斯兰特瑞家那样的真穷白佬相比较吗？埃伯只是不富裕。他是个小农场主，不是大种植园主。如果男孩子们经过深思熟虑选他做上尉，那么任何黑人都有资格去说他的坏话。营队知道它在干什么。”

骑兵队是三个月前组织起来的，就是佐治亚州脱离联邦的那一天。从那以后，新兵就在盼望打仗。军队至今还没有名字，虽然有许多建议。关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并且不愿轻易改变，就像每个人关于制服的颜色和式样都有自己的观点一样。“克林顿野猫”“霹雳火”“北佐治亚轻骑兵”“义勇兵”“内陆火枪连”（虽然军队将用手枪、马刀和刺刀武装起来，而不是火枪），“克林顿灰衣连”“暴力连”“草莽英雄团”等，都有自己的拥护者。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以前，每个人都将这个组织称作营队，虽然最后取了个响亮的名字，但直到现在，他们仍然是以“营队”这个简单而实用的名称相称。

军官们都是队员选出来的，因为除了少数几个参加过墨西哥战争和塞米诺尔战争的老兵以外，郡里没人有军事经验；另外，营队不会让一个老兵当领导，如果队员们既不喜欢他又不信任他的话。人人都喜欢塔尔顿家的四个男孩和芳汀家的三个，但遗憾的是，并没有选他们，因为塔尔顿家四兄弟特别容易喝醉酒，还喜欢玩耍，而芳汀家的三兄弟脾气既急躁又残暴。阿希礼·威尔克斯被选为上尉，因为他是全郡最好的骑手，且头脑冷静，可以依靠他来维持军纪。瑞福德·卡尔佛特被选为中尉，因为人人都喜欢他；埃伯·温德，一个小农场主，一个沼泽地捕兽者的儿子，被选为少尉。

埃伯是一个精明严肃的大力士，没有文化但善良，比其余的男孩子年龄大，在夫人们面前能保持良好的礼仪。营队里几乎没有势利现象。那么多人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从小农场主发展为富裕的大种植园主。而且，埃伯是营队里最好的射击

手，一个真正的神枪手，可以击中七十五码外的松鼠的眼睛。他还熟悉所有的野外生活，在雨中燃火、追踪动物以及找到水源。营队向真正有价值的人致敬，而且，因为他们喜欢他，所以才让他当少尉。他严肃地对待这个荣誉，一点儿也不自负，仿佛那本来就是他的义务。但是种植园里的夫人们和奴隶们不能忽视他生下来就不是绅士这个事实，尽管男人们并不在意。

起初，营队的征兵对象只限于农场主的儿子，每个人都自备马匹、武器、装备、制服及随身仆人。但是在年轻的克林顿郡，富裕的农场主没有几个，而且为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营队，有必要在小农场主、森林猎人、沼泽地里的行猎者及山地人的子弟中招收队员，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可以招募穷苦的白人，只要他们的生活超过本阶级的平均水平。

后面提到的这些年轻人像他们的富人邻居一样渴望同北方佬打仗，如果战争来临的话，但是关于经费的棘手问题冒出来了。小农场主们几乎没有马。他们依靠骡子进行农场耕作，而且没有多余的，最多只有四头。这些骡子不能被分去送上战场，即使以前它们曾经为军队所接受，这是他们重点强调的。对穷苦的白人而言，如果拥有一匹骡子，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富起来了。住在森林中的人和沼泽地里的狩猎者既没有马也没有骡子。他们完全依赖土地上生产的东西和沼泽地上的狩猎物来生活，一般情况下，他们以易货方式进行商业活动，一年中很少见到五美元的现金，马和制服远远超出他们的财力范围。但是他们像富有的种植园主一样为自己的贫穷骄傲，他们不接受任何来自于富人邻居的带有施舍意味的东西。因此，为了挽救所有人的感情，为了使军队充满力量，斯佳丽的父亲，约翰·威尔克斯，巴克·芒罗，吉姆·塔尔顿，休·卡尔佛特，事实上郡里每一个大农场主，除安格斯·麦金登以外，都已经捐钱来装备营队的马匹和人员。这件事的做法是每个庄园主同意出钱装备自己的儿子和一定数量的其他人，但是做这项安排的规矩是这样的，不太富裕的成员可以收到马匹和制服，而没有伤到他们的自尊。

营队每周在琼斯博罗聚会两次，喝酒并为即将爆发的战争祈祷。马匹还没有征够，但是那些已得到马匹的人已经在庭院后面的田地里进行他们想象出来的所谓的骑兵演习，腾起滚滚尘土，大声喊叫得喉咙沙哑，挥舞着革命战争时期的剑，那是刚从起居室的墙上取下来的。那些还没有得到马匹的人坐在布拉德店铺前的马路沿上，看着他们骑上马的同志们，咀嚼着烟草，谈笑着，或者致力于射击比赛。不需要教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射击技巧。大多数南方人就是手握枪来到这个世界的，把生命消耗在射击上使他们都成了神枪手。

从种植园主们的家到沼泽地里的茅屋，各式各样的火器来到队员们手中。有长长的打松鼠的枪，当最初翻越阿尔根尼山脉时还是崭新的；有老式的前膛枪，打死过不止一个印度人，当佐治亚州刚诞生时；有马枪，在1812年的塞米奴战争和墨西哥战争中发挥了作用；还银柄决斗手枪、袖珍大口短筒手枪，双筒猎枪，以及用上等木头做成的枪筒闪闪发光的崭新漂亮的英国步枪。

操练总是在琼斯博罗的酒吧里结束，夜幕降临时，那么多的战斗爆发了，官员们很难将处理伤员的问题置后，直到北方佬来惩罚他们。就是在其中一场这样的争吵中斯图兰特·塔尔顿击中了凯德·卡尔佛特，托尼·芳汀击中了布伦特。兄弟俩那时正好在家，新近被弗吉尼亚大学开除，正逢营队组建，他们热情高涨地加入了。但是枪击插曲发生后，也就是两个月前，他们的母亲便匆匆打发他们去了州立大学，命令他们待在那儿。离开的日子里他们十分怀念操练时的快乐时光，他们认为只要能够和同伴们一起骑马、嘶喊、射击，即使荒废学业也很值得。

“那么，我们抄近路穿过村子去埃伯家。”布伦特建议，“我们可以穿过奥哈拉先生的河床和芳汀家的牧场，很快就会到那儿。”

“我们除了负鼠和蔬菜，在那儿什么也吃不到。”詹姆斯争辩道。

“你什么也吃不上，”斯图兰特咧嘴笑道，“因为你要回家去告诉妈妈我们不在家吃晚饭了。”

“不，少爷！”詹姆斯尖声喊叫，“不，少爷！让贝特丽丝小姐为你们做过的事而揍我，那可不好玩。首先她会问我怎么会让你们又一次被开除；其次会问我为什么不把你们带回家让她揍你们；然后她就像鸭子扑向六月小虫那样扑向我。我知道她会将一切责备加到我头上。如果你们不带我去温德先生家，我将整夜躺在树林子里，有可能被巡逻队抓住，我宁愿被巡逻队抓住也不愿被正在闹脾气的贝特丽丝小姐抓住。”

兄弟俩恼怒而无奈地看着这个态度坚决的黑人男孩。

“他居然愚蠢到让巡逻队抓去，那将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为妈妈提供另一个话题。我敢说，黑人更让人烦恼。有时我想废奴主义者的看法是对的。”

“让詹姆斯去面对我们不想面对的事情也不太对。我们必须带上他。可是，嘿，你这个冒失的黑傻瓜，如果你在温德家的黑人面前摆架子，并且暗示我们一直吃烤鸡和火腿，而他们除了兔肉和负鼠别无其他，我将——我将告诉妈妈。而且我们将不让你跟我们一块儿去打仗。”

“摆架子？我对那些贫贱的黑人摆架子？不，我有良好的教养。难道贝特丽丝小姐没有教给我像你们一样的礼仪吗？”